

深一艳

Shen Yan

Yishu de Zhang Ailing

艺 术
的
张 爱 玲

王一心 著

团结出版社

艺术的张爱玲

王一心 著

深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深艳 / 王一心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5126-6126-4

I. ①深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张爱玲 (1920-1995)
— 艺术评论 IV. ①J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0801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出版社)

(010)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(发行部)

(010) 65133603 (邮购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-mail: zb65244790@vip.163.com

fx65133603@163.com (发行部邮购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装: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0mm×230mm 16 开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132 千字

印 数: 4045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6126-4

定 价: 49.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序

书名“深艳”一词取自张爱玲笔下，出处见于《谈跳舞》。张爱玲谈及外国老派的交际舞，称许其“有深艳的情感”。这个词似乎又是张爱玲所造，颇有意思。这是张爱玲对艺术——不仅是舞蹈——某种特点的独特感受。

一个人的艺术气质，来源于他对艺术的感受。文艺不分家，本来“文”似乎更是被包括在“艺”之中的。所以一个作家，多多少少，总该会有些艺术气质罢，可是像张爱玲，艺术到那种程度，艺术到那样显著，是也不多见。可以说，艺术素养是张爱玲最典型的特征，也是她最与众不同处。所以尽管早自与胡兰成一起时，一直到当代，有许多人因爱之慕之而欲学之，可是总学不到精髓。我想他们的问题，可能出在学习的方法上。假如他们先不急从张氏笔法语气、遣词用句上照葫芦画瓢，而是沿着张爱玲成长的脚印亦步亦趋，学张爱玲当年之所学，会张爱玲之所会，比如画也能勾几笔，琴也能弹几曲；再由张爱玲的情趣入

手，细心体会她的趣味，爱她之所爱，懂她之所懂，比如“七月巧云”也去看看，人吹风笛也去听听；继而熟悉她的习惯，感受她的情调，比如微风中的藤椅上也去摇摇，西式点心店里也去坐坐，在家里也试着用精致的碟盏像调养八哥一样对待自己；接着尝试用她的眼光打量远近事物，洞悉她举一反三的手法，最终获得她的悟性……如此潜心研习，或许有修成正果的一天。

已经不少年了，张爱玲的名字高频率地被众人提起。这对早就渴望出名的张爱玲来说，当然近乎求仁得仁。但是张爱玲对出名似乎也不免有所担心，早在《更衣记》里就有言在先：“任是铁铮铮的名字，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，也在呼吸的水蒸汽里生了锈。”这句话不仅意味深长，也可以说是意味深艳。

作者

序 / 001

001 第一章

世象的临摹——绘画篇

- 自幼习画缘自母亲 / 003
喜欢漫画与世风有关 / 005
为文字作品画插图 / 008
大气磅礴与狭窄趣味 / 010
高更永远不再 / 014
日本浮世绘 / 020
从圣母神情中发现人性 / 031
微笑中寻找微妙 / 034
塞尚话多 / 037
颜色过敏 / 053

061 第二章

银灯的诱惑——电影篇

- 电影使人早熟 / 063
学生时代痴迷电影 / 064
写作生涯始于影评 / 069
小说“借银灯” / 076
电影编剧 / 080
编导之恋无果 / 088

099 第三章

感情的公式——戏剧篇

京剧兴趣盎然 / 101

别具只眼 / 105

外行看门道 / 111

洋花栽入中国土里 / 117

理性看待下里巴人 / 119

偏爱萧伯纳 / 121

127 第四章

水样的悲哀——音乐篇

因为懂得，所以不喜欢 / 129

音符在跳舞 / 136

147 第五章

肢体的流动——舞蹈篇

认识舞蹈从交谊舞开始 / 149

从民族性看舞蹈 / 151

159 第六章

身携的戏剧——服饰篇

奇装炫人 / 161

恋衣与识衣 / 168

受许地山影响 / 171

177 第七章

生命的碎壳——摄影篇

弄姿 / 179

对照人生 / 181

第一章

世象的临摹



绘画篇

生命也是这样的吧——它有它的图案，我们惟有临摹。——张爱玲《〈传奇〉再版的话》

自幼习画缘自母亲

对张爱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她画得一手好画，对张爱玲稍有兴趣的人无不对她的画印象深刻，但是张爱玲画画究竟学自何时，抑或不学自会；学自何师，抑或无师自通，迄今尚无人明确告诉我们答案，好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以及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有点滴或片段的透露。

张爱玲在《私语》里写道，8岁时，随父亲从天津回到上海，不久母亲从国外归来，把父亲送到医院去戒毒，他们“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，有狗，有花，有童话书，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”。张爱玲快乐极了，“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”。她还“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，描写我们的新屋，写了三张信纸，还画了图样”。

她在《天才梦》里也写道：

八岁那年，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，题名《快乐村》。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，因征服苗人有功，蒙中国皇帝特许，免征赋税，并予自治权。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，自耕自织，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。

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，预期一本洋洋大作，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。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，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、建筑、室内装修，包括图书馆、“演武

厅”、巧克力店、屋顶花园。

都是8岁。

成年后的张爱玲公布了她9岁时为向《新闻报》附刊投稿写给编辑的一封信，其中写道：“……我常常喜欢画画子，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，是娃娃古装的人，喜欢填颜色……”在《对照记》里，张爱玲对她小时候的一张相片作这样的诠释：

面团团的，我自己都不认识了。但是不是我又是谁呢？……我记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，印着一蓬蓬白雾。T字形白绸领，穿着有点傻头傻脑的，我并不怎么喜欢，只感到亲切。随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，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。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，北国的阴天下午，仍旧相当幽暗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，细瘦的黑铁管毛笔，一杯水。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，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。

那是她的家在天津时期，她是两岁的时候从上海搬到北方去的，而母亲是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出国的。据此可以说，张爱玲习画的兴趣来自母亲，换句话说，母亲是她绘画的第一位老师，而时期就在她3岁左右。她8岁回到上海，不久母亲自国外归来，那时期母亲还对女儿画画不时指导：“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，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，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……”

张爱玲的母亲有心将女儿往洋式淑女方面培养，而如张爱玲在《银宫就学记》里所说：“西洋美术在中国始终是有钱人消闲的玩艺儿。”鼓励女儿习画当然就再自然不过了。

后来以写作赢得大名声的张爱玲，谁能想到，最初获取的稿费，却不是来自她的“字”，而是她的画：“生平第一次赚钱，是在中学时代，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《大美晚报》上，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，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。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……”

中学时期的张爱玲，对绘画的兴趣有增无减。她的中学老师回忆道：“她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，不听讲，手里的铅笔则不停地在纸上划着，仿佛是很用心地记笔记的样子，可是实在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。”弟弟则回忆姐姐道：“还有一次寒假，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，自己裁纸和写作，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，还配上了一些插图。”而且当时张爱玲的画技已经相当娴熟，她发表在圣玛丽亚校刊《凤藻》上的插图可资佐证。

喜欢漫画与世风有关

20 世纪 40 年代初，在香港大学求学的张爱玲，在战争的刺激下，画了不少画，大多是市井图：有斗鸡眼突出得像两只水龙头、脾气暴躁的二

房东太太；有头颈如同电吹风的少奶奶；还有蹲着的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的病妓……

小说是变形的人生，张爱玲自小又生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里，世象人情在她的心目中多是阴暗的、变态的，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，“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”的张爱玲走了一条漫画的道路。

张爱玲画漫画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环境的诱导。当时的上海，商品社会的一些特征已经较为明显，文化舶来品并不罕见，除了漫画书、卡通影片外，常以漫画为表现形式的广告影画更是随见于报刊媒体、商店橱窗，而张爱玲对它们，除了具有一般女孩通常的兴趣外，还多一道艺术的眼光，这使得她的观感与心得也较之他人多一些。在她的小说与散文里，就不时提及漫画。

《茉莉香片》中，聂传庆在公共汽车上邂逅了班上的女同学言丹朱。张爱玲这样描绘言丹朱：

大约是刚洗了头发，还没干，正中挑了一条路子，电烫的发梢不很髻了，直直地披了下来，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。

《花凋》中对郑川嫦父亲的描写：

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，圆脸，眉目开展，嘴角向上兜兜着，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

孩，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，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。

《桂花蒸·阿小悲秋》对广告画的描写：“墙上用窄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，暗影里横着个红头发白身子，长得可惊的裸体美女，题着‘一城里最好的’。……这美女一手撑在看不见的家具上，姿势不大舒服，硬硬地支拄着一身骨骼，那是冰棒似的，上面凝冻着冰肌。她斜着身子，显出尖翘翘的圆大乳房，夸张的细腰，股部窄窄的；赤着脚但竭力踮着脚尖仿佛踏在高跟鞋上。短而方的‘孩儿面’，一双棕色大眼睛愣愣地望着画外的人，不乐也不淫，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拍照，甚至于也没有自傲的意思；她把精致的乳房大腿蓬头发全副披挂齐整，如同时装模特儿把店里的衣服穿给顾客看。”

《创世纪》里溱珠站在橱窗前：“忽然发现，橱窗里彩纸络住的一张广告，是花柳圣药的广告，剪出一个女人，笑嘻嘻穿着游泳衣。”

《中国的日夜》写一个挑担卖橘子的人：“完全像 SAPAJOU 漫画里的中国人。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，狡猾可爱的苦哈哈，使人乐于给他骗两个钱去的。”

《续集·自序》：“记得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……”

在张爱玲其他一些作品中，虽然言未及漫画二字，但她的描写手法实际上是漫画的，比如小说《留情》中对米晶尧的描写：“米先生除了戴眼

镜这一项，整个的像个婴孩，小鼻子小眼睛的，仿佛不大能决定他是不是应当要哭。身上穿的西装，倒是腰板笔直，就像打了包的婴孩，也是直挺挺的。敦凤向米先生很快地睨了一眼，旋过头去。他连头带脸光光的，很齐整，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桩馒头，郑重托在衬衫领上。”《连环套》中对米耳的描写：“米耳先生哈哈大笑起来，架着鼻子的黄胡子向上一耸一耸，差点儿把鼻子掀到脑后去了。从此也就忘了翻白眼，和颜悦色的向梅腊妮道……”

散文《公寓生活记趣》中那一对有着同样木渣渣的黄脸与木渣渣的黄膝盖的看门巡警，富于想象力的从高楼的窗户向下张望而可能晕倒的蚊子，以及不时要发怒的肝火旺的热水管道，乃至通篇无不是漫画的笔调。

为文字作品画插图

除了行文及字里行间运用画笔的笔法，张爱玲还时而直接在文字作品中自绘插图。她的散文集《流言》中就收了不少插图，大多是在香港读书时的作品，有人奇怪她何以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画在一张纸上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战争环境下难以从容备纸，不过这样倒又参差地构成别有趣味的组画了。

张爱玲在上海的一个综合性英文月刊《二十世纪》上发表的《中国人的